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命脉

何弘 吴元成 著

下卷
修渠记

中国出版传媒集团
中信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脉. 中卷, 移民录/何弘, 吴元成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59-0684-1

I. ①命… II. ①何…②吴…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577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 印 张 56.25
总 字 数 747 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本书封面图未能联系上作者, 敬请作者与本社联系。)

目 录

001		卷前语
006		青海
015		麦梢儿都黄了
021		老子缺那口气
025		扛芦苇 盖房子
030		死要死到老家里
032		党员干部要带头
035		支边生活苦
036		我和二哥都是自己回来的
040		我们一路儿去了 5 个同学
042		一辈子跟着黄河转
049		受罪有啥？党的号召啊，支边去的嘛
051		民谣是活着的历史
056		移民干部张道善

- 068 | **荆门**
- 075 | 河南管迁，湖北包安
- 089 | 没啥，习惯了
- 091 | 张体学给了咱移民很多补助
- 092 | 一辈子水撵人跑
- 098 | 他们几个娃子闺女都中，在荆门扎住根儿了
- 099 | 整理遗物时才翻出军功章
- 100 | 俺们余庄没往柴湖搬，一直后靠
- 101 | 大柴湖
- 119 | 我演过胡司令、黄世仁
- 121 | 好赖也要吃个饭、喝口水再走
- 123 | **返迁**
- 127 | 分散插队后父亲决定全家返迁
- 131 | 要不是这，他们也不会恁快返迁回淅川
- 133 | 何兆胜带着我们建设沿江村
- 135 | 没得地，开荒，跟沿江村差不多
- 136 | 老人哭天抹泪地求俺返迁
- 137 | 返迁潮造成“沿江部落”
- 140 | **河南**
- 143 | 好多病人找他看病、扎针
- 145 | 又要搬了
- 146 | 搬迁时我把毛主席像抱在怀里
- 147 | 哥啊，作难啊
- 152 | 村村都有致富项目

154 | 这些奶牛都是“中国荷斯坦”
155 | 我弄了三个蔬菜大棚
156 | 我爱人在北京打工，也爱写诗
157 | 发展得有空闲地，得有带头人
160 | 也有人“靠迁”
162 | 还习惯，基本没得事儿
164 |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166 | 有年把时间，光想回浙川
166 | 这儿的人说漂亮是齐整
168 | 我上哪儿？我想上北京！
171 | 这儿的焖面怪好吃
172 | 村里连续两年发“红包”，群众积极性可高
174 | 多拍拍，老百姓就不会找你啥事儿
174 | 土元这小家伙是个宝贝

176 | 湖北

181 | 库区老移民都是省内安置
184 | 移民难，移民干部难当啊
189 | 老子本姓潘，家住何家湾
200 | 我坐在筐子里，是我妈妈挑着过来的
201 | 我作为移民代表，一路跟着货物走
204 | 搞南水北调，你啥法儿哩？
207 | 我去找他们争取项目资金哩
209 | 移民工作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
218 | 等于一家人分散在三四个地方
220 | 每个乡镇干部要帮扶4户移民
221 | 不缺少钱，缺的是种植技术

- 222 | 后湾后靠几回，搬迁到这儿成了富庄
- 225 | 山里也住人，平地也住人
- 227 | 他在朝鲜 4 年，打美国鬼子
- 228 | 风景啊，各方面，比这边好些
- 230 | **迁安**
- 233 | 搬迁难，最难是迁坟
- 237 | 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
- 249 | 移民难，安置移民更难，移民干部难当
- 258 | 千难万难，咱都要克服
- 262 | 移民工作结束，自己瘦了 15 斤
- 264 | 迎来了依法办事、依法移民的新时代
- 266 | 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 271 | **卷后语**

卷 前 语

吴元成的老家在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分水岭村。淅川是楚国的发祥地，楚始都丹阳就因在丹水北岸而得名。只是后来楚国的都城到处迁，而新迁的地方往往也叫丹阳，就像现在的移民村，常常把人搞得糊里糊涂。分水岭村就在丹江边上，到淅川县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1982年，当了一年民办教师的吴元成考上了河南大学。接到消息的他一大早起来步行去县城拿通知书，不吃不喝走了一天，赶到县教育局时已是晚上九点来钟了。这意味着，从小就一次次离开故土生活的吴元成又要离开家了。但这一次是他主动选择的，心里充满的是激动和喜悦。

元成生于1961年，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墓生子”，也叫“过得娃”，这是南阳一带对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孩子的称呼。1938年，元成的爷爷吴文魁大汗后喝了一瓢凉水，结果竟感染伤寒而去世。挺着大肚子的奶奶在族人的帮助下，将爷爷安葬在老家附近的南栈沟。不久，元成的父亲降生。二十年后，1958年夏，元成父亲感染上了和元成爷爷当年一样的病，久卧病床，瘦骨嶙峋，眼看不久于人世。那时，元成奶奶已在新中国成立初改嫁到埠口街赵家，而村里人人都在忙着大炼钢铁，无人照料元成生病的父亲。奶奶听说后，跑回分水岭，找人抬着儿子到埠口街求医，将养多日后，终于康复。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大坝在凤凰山、黄土岭开工，身体刚复原的元成父亲随着淅川民兵

五师田川团，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六师、湖北天门县（今天门市）七师一起，组成右翼兵团，鏖战丹江口右岸工地；均县师、郧县师、机械化师等在左岸、坝基处施工。10万大军住草棚毡房，吃粗茶淡饭，手持简单的工具，胸怀火热的斗志，要把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倡导的南水北调的构想变成现实。

1960年麦收时分，元成父亲和乡亲们一起修的大坝围起的水库将要蓄水淹掉自己的家，大批淅川库区群众要么支边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坝。老家劳力不足，元成父亲和上万民工一起被抽调到尚未淹没的淅川县古镇李官桥一带割麦。奶奶操心儿子的婚事，乘机带着一个女孩子，从埠口街来和自己的儿子见面。这期间，因苏联撤走专家，以及大坝因赶进度出现质量问题，施工暂停，各县民工多数返乡。元成的父亲也返回分水岭，不久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元成。

元成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早的记忆始于1966年。一天，父亲带着五岁的元成过丹江，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时，父亲给他一枚硬币，让他扔进江里，以保平安。这是元成第一次去丹江岸边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古镇埠口街。如今，老埠口街和香严寺下寺早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当元成和父亲到达埠口街古镇的时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他们在拆除自己的家园，要移民去往湖北。这年夏秋之间，元成的姑父彭德洲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边刚刚跑回来的大伯吴占定一家、大姨乔松山一家、六爷吴文禄一家，还有此时已离婚的奶奶，随着数万移民大军迁到了数百公里的湖北荆门市（今荆门市）、沙阳县、钟祥县（今钟祥市）。

后来，因连年天灾人祸，加上家中不断添丁增口，淅川老家分水岭生活困难，元成先后三次前往荆门，跟随奶奶生活。元成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腊月间。天不亮，分水岭还在沉睡中，父亲就把他叫醒，母亲帮他穿上小黑棉袄，在瑟瑟寒风中离开分水岭。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再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汽船轮渡，傍

晚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再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坐上前往荆门的火车。这是元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新奇得很。第二天到达荆门县后，又坐汽车，最后步行前往奶奶所在的移民点。父亲停留了一天后，把元成撇在那里，整整一年。奶奶后来告诉他，父亲去接他回淅川时，几乎认不出他了。当时他正在村后的大渠里玩水，身上泥糊糊的。回到分水岭快进家门的时候，父亲说：你妈妈又给你生了个小妹妹。这是元成的二妹爱芬，此时他的大妹爱菊大约3岁。

回来不久，奶奶从湖北荆门回来探亲小住，临走，又把元成带往荆门。半年左右，因为要上学，父亲去把他接了回来。小时候，因为两省来回跑，元成很顽皮，不好好读书，常逃学、打架，学习自然不好。本家二大^①是民办教师，曾用课本敲打他：脑袋瓜是砖头瓦块砌的，还用石灰灌过缝。正好大伯回淅川，想在当时还是邓县管辖的九重公社落户。回荆门时，顺道把他带走。大伯为了省钱，从荆门火车站下火车，不买票坐汽车，一直哄着让他步行。这次元成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然后，父亲在送大妹爱菊去荆门小住的时候，把他接了回来，这才开始好好上学。

2015年国庆长假，我和元成成为采访移民去往湖北，童年诸多的往事又在元成的脑海中鲜活起来。一次睡觉前，揭开被子，发现被窝里盘卧着一条土布袋，元成解释说就是毒蛇。奶奶用扬场的木锨把蛇端了出去。那时候穷，小孩子们都爱挖甜甜的茅草根吃。小蛮子和小涛表弟是元成的玩伴，他们很少吃到，一天让他带着小锄头去荒坡上挖。元成挖，他俩抢。谁知道就在落锄的一刹那，小蛮子的手塞了进去，砍伤了他的食指关节，血流如注。表姐正好看到，吓唬元成说：看奶奶不把你吊起来打死！元成吓得飞跑并躲了起来，半夜时分，奶奶和姑父打着灯笼火把，在邻村的一个稻草垛里找到了他。一次放牛，夏日的正午，水

^① 二叔。

牛热了，下到鱼塘里纳凉，而骑在水牛脖子上的元成正拽着牛角睡着，被带进水里，还是小蛮子的父亲路过，一把把他从水里提溜了上来。如今，当年移民过去的长辈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埋骨在江汉平原。在六奶奶家，元成到已经去世的六爷坟上去祭拜。跟元成奶奶是亲姐妹的六奶奶说，六爷先是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后来被解放军俘虏，随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负伤，立功返乡，再后来全家搬迁到荆门，就没再回浙川。六奶奶从屋里翻出一个破旧的布包，展开来，是六爷的转业证和军功章，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元成的奶奶有先见之明。1985年冬天，奶奶思乡情切，要正在大学读书的元成接她回河南。她说，我跑了一辈子了，不想死在外面。元成接到她，老人家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纪念堂。她说，毛主席活着，我没见过，我现在要去见见。从纪念堂出来的时候，元成看到她掉泪了。除夕晚上，元成和奶奶坐火车返回河南，又转汽车回到浙川分水岭。之后几年间，奶奶身体开始变差，经常卧床不起。她指着屋后的一棵楸树说：娃子，给我看好了，我百年了，用这个给我做枋子。枋子是南阳的方言，就是棺材。在奶奶还能跑得动的时候，自己侧歪着小脚登上门前的山坡，在最高处选了一个能安放一口棺材的石窝子，对元成父亲说：把我埋到这儿，老娘可不想回头叫丹江水淹住了。那时候，老人已经知道，丹江口大坝还要加高，要南水北调，还要搬迁。1994年，漂泊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的奶奶撒手人寰，就安葬在她自己生前选定的墓穴里。三年后，元成的父亲因患胃癌去世，埋在同一座山的半山腰里，那是他自己生前在石缝之间开垦的一小片荒地，和元成奶奶的坟墓相距数百米。

元成家的老房子，现在早已倒塌，只有四周的根基还在，后墙外的一块笔架形的岩石还在。1982年春夏之间，元成和他的父亲一起在老宅往上几十米的地方盖了三间瓦房，现在已有两间椽朽瓦落。这一挪，使元成的家在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移民中，位置又在搬迁高程172米以

上，不符合搬迁标准，于是得以保留。元成说，他想把房子整整，退休了可以回去住。

话虽如此，住在这座丹江边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方便。也许没人会想到，住在这里最大的不便其实是用水。为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水质，库区沿岸3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元成的家离江边有5公里。前些年，政府曾资助村民建水窖，收集雨水储存起来供平时生活所用，否则就要往返十来公里去江里挑水，这就是丹江岸边村民的生活用水方式。不知道在家里打开水龙头就能哗哗流出丹江水的中国北方城市居民看到这些心里会做何感想。

元成不是一个移民，但他有很多移民才有的经历，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而在南水北调的移民中，很多人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搬迁，更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是一段艰难辛酸、曲折坎坷的苦难历程。至今提起这段历史，仍不由人不唏嘘长叹乃至潸然泪下。从根本上说，丹江口水库淹没的不只是一些房产田舍，还有这里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绵延生存的家园。但库区水位的不断升高将他们从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无情地连根拔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难点在移民。没有移民的牺牲，就没有建设的成功。对丹江口水库建设中河南、湖北两省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2012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很多资料都有描述——当然，各有不同的角度。但作为切身经历者，元成和我一起在反映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仅宏观描述移民的过程远远不够，我们决意要一个个走近这些移民，听听他们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听听他们的心声，并把这些内容传递出来，以真实地还原一段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半个世纪移民生活的实录、口述史。这就是我们把该卷命名为“移民录”的原因。

青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始于 1958 年丹江口大坝的动工兴建。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需要移民 38 万人，其中淅川 20.5 万人。

淅川之所以叫淅川，是因为古淅水在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地质运动中在河道两侧冲积出了百里平川。淅川其实包括三大平川，即顺阳川、丹阳川、板桥川，这是处于大山包围的这片大地上“一脚踏出油”的富庶之地，淅川县良田基本都集中在这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它对一个地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而历史上，淅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设在丹淅平原上。

丹江是淅川的母亲河，古称丹水，发源于秦岭深处，于陕西商南县月亮湾入河南淅川县境，从香花镇西南出境进入湖北，在丹江口注入汉江。至于淅川因以得名的古淅水，有人认为就是古丹水，但严格说来，古淅水则是丹江的一条支流，今名老鹳河，在今已没入丹江口水库的古马蹬镇注入丹江。所以，丹江也好，淅水也罢，说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水系。

丹江之名，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传说尧共生有十个儿子，丹朱是嫡长子，因出生时全身红彤彤的，所以取名“朱”。《世本》云：“尧娶散宜氏之子，谓之女

皇。女皇生丹朱。”丹朱其实本来就叫“朱”，据说极其聪慧，被围棋界奉为始祖，是史上围棋第一高手。他后来之所以被叫作“丹朱”，是因为他曾被封于丹渊（丹水），也就是现在淅川县的丹江流域。“丹”“朱”本就同义，究竟是因为他叫“朱”才把这条河叫作“丹”呢，还是因为这条河本就叫“丹”，现在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后来被叫作“丹朱”肯定与被封于丹水有关。

我国夏以前传说中的这个尧舜时期，距今 4000 多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龙山文化”时期。淅川发现有 30 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1970 年，考古工作者在下王岗发掘了面积 6000 平方米，文化层厚 2 米到 3.5 米的文化遗址，内含仰韶、屈家岭、龙山及先商、商、西周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从地层关系中，证实了仰韶文化早于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从而结束了学术界长期关于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孰早孰晚的争论。可以说，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此被清晰而完整地显示了出来。

再往后，丹水孕育了楚国和楚文化。现在绝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把楚国和湖南、湖北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楚文化的发祥地在淅川一带，楚国历史上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建都于此，自楚于西周初开国以来的 300 多年里，这里一直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载，商末周初，楚人始祖祝融后裔的一支，由北方迁徙到丹阳。丹阳在丹、淅交汇之处，因处丹水之阳，故称“丹阳”。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楚之先亦颛顼后，始起在汉水流域

丹、淅水入汉水处，曰丹阳。”

众多历史记载表明，丹阳是楚国最初的都城，其遗址即丹江东岸淅川埠口李园至十二里河之间的“龙城”。该遗址如今已沉睡在丹江口水库的库底。但在1975年，由于水位下降，被水淹没的城址露出了水面，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测量，并发掘出了春秋时期的陶罐、陶盆等文物。1977年冬季，在位于仓房乡东北山岭上的下寺，水库水位下降时露出了一座春秋古墓葬。由此开始，考古工作者在龙城一带相继发掘了28座春秋楚墓、20多座楚国贵族墓群、5座大型车马坑，古墓总数达2000多座，出土文物上万件。

淅川已发掘的春秋楚墓中，最著名的当数1978年发掘的楚令尹子庚墓。该墓在汉代已遭盗掘，但还是出土了大型青铜礼器80余件，车马器、兵器、玉器、金箔、骨贝等6000余件，其中通高在61.3厘米至68厘米之间的列鼎7件。因鼎内有铭“王子午”，故被定名“王子午鼎”。青铜鼎向以有铭文者为贵，该鼎内铸铭14行48字，记述的是“王子午”担任楚国令尹时的政绩。“王子午”即“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的儿子——子庚。子庚墓出土的另一套价值连城的文物是“王孙诰编钟”。编钟是先秦时期的宫廷乐器，也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王孙诰编钟共26枚甬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春秋时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广、音色最好、制作最精的编钟。这套编钟为双音编钟，一个编钟以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同时敲出一个非常和谐的三度音程，其音域可跨越四个半八度。这表明在十二平均律由明代的朱载堉提出时，其律制在春秋时

期已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中了。此外，该墓出土的石排箫是全国首次发现的实物排箫，也极具历史价值。但更珍贵的则是该墓出土的“云纹铜禁”。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中国64件文物永久不准出国（境）展览，“云纹铜禁”即在其列。“酒禁”出土极少，据说目前所知存世的铜禁仅有6件，而云纹铜禁则是形体最大、装饰最为精美的一件。

如果不是1977年底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水位下降，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发现库区数千座古墓，也永远不可能见到摄人心魄的云纹铜禁、巧夺天工的大型编钟、工艺精湛的青铜大鼎等。楚始都丹阳，在被淹没的时候曾向世界投下了无限哀婉的最后一瞥，有幸被我们看到。但还有许许多多也许会令世界震惊的文物将永远躺在无边的黑暗中，再也无缘得见天日。

随着丹江口水库的蓄水，丹淅平原54.84万亩土地静静地躺在了烟波浩渺的库底，其中耕地面积28.5万亩。随它一起沉入库底的还有淅川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古县城^①等4个古城镇，以及7个镇（区）2396个村庄。1959年，淅川老县城所有机关、商店、医院、学校和淅川县委、县政府一道撤离，前往30公里外一个叫“上集”的山间小镇，老淅川人只能在县志和梦境里去回味往日的辉煌与乡愁。

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需要移民38万人，其中淅川20.5万人。在当时，这意味着每3000个中国人、每

^① 明成化六年，即公元1470年，淅川自内乡县分出单独设县。成化七年，始建淅川县城。

250个河南人、每30个南阳人中，就有一个是淅川移民。对丹江口水库这个国家直接抓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来说，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当时国家的政策是：移民问题由当地党委、政府自行解决。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动员中原人口密集地区青年到西北支边。这给正为移民问题愁肠百结的南阳地区领导拨云见日般透出了一丝亮光：让移民到西北支边，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

1959年1月，南阳专署召开支援边疆建设会议，决定把支边任务分一部分给淅川，既可完成支边任务，又可解决部分移民的安置问题，实施“移民支边”，一举多得。南阳的提议很快得到河南省政府和中央的批复同意，把本无支边任务的山区县淅川列为支边县，分配任务8000人，其他平原地区县2000人，淅川为全南阳之首。淅川县为了完成支边任务，专门成立了淅川县移民委员会，制定了《动员支边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意见》，将8000人的任务分解到县内有关区、公社。与此同时，还组织、选拔出近百人的先进典型，到各社队和丹江口大坝建设工地巡回演讲，鼓动宣传，引导报名。

“大跃进”的年代，火热的岁月，人们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和激情。更何况，集体就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食堂正让人们食不果腹，更有瞎折腾的大炼钢铁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老百姓有自己的“小算盘”：早晚要搬迁，出去说不定还能捡条命。

很快，全县共有34893人报名申请支边。他们均来自淅川县即将被淹没的丹江口库区所在的三官殿、埠口、